

陈原

黄昏人语



HUANG HUN REN YU

上海远东出版社

总体策划 陈思和
李 辉
责任编辑 杨晓敏
装帧设计 王月琴
责任出版 陈培国
责任校对 吴明泉

· 凤凰文库 ·

黄昏人语

陈 原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长阳印刷厂印刷

(上海冠生园路 393 号)

(上海长阳路 147 号)

邮政编码 200233

邮政编码 20008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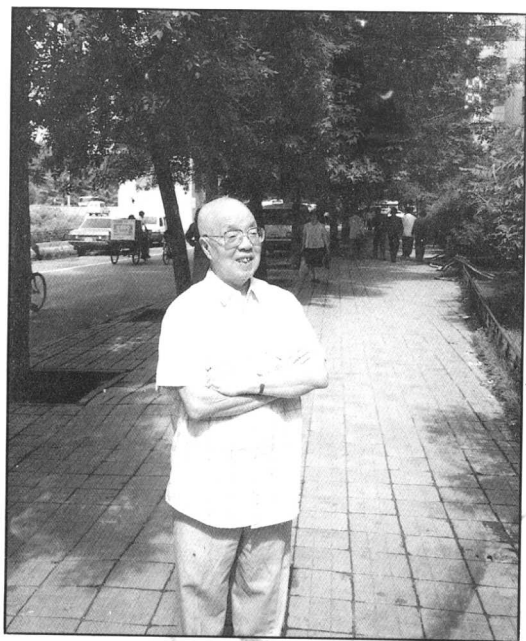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875 插页 5 字数 240000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80613-220-1/G · 393

定价:17.00 元



如今我仍信奉我的箴言：
爱我所爱，无怨无悔。

93.12.6/09

前 记

我很高兴为我第九本集子写前记——除了头一本《书林漫步》是六十年代初印出的之外，其余八本都是开放改革时期的产物。回头一算，连自己也不禁拍案惊奇！

这本集子所收各篇，如过去的集子一样，说散文不像散文，说杂文不像杂文，说论文不像论文，三不像。全是些不三不四的随感文字，不过没说假话，所抒发的感情或见解，都出自心底，仿佛对着知己敞开心扉，无话不谈，无话不可谈，说得重了轻了斜了歪了，彼此会心一笑了事。

近日有批评家说，杂文集子出得滥了，该收一收了；说是文章离开现实政治太远，说文章的内容无非“身体有了病，老伴扭了腰，外出旅了游，回家跌了交”，唉唉，幸而我今年玉体安康，没有老伴，从不旅游，又未跌交；不过批评家还说，那些文章充其量不过写写“文革”受委屈，或对世事发发牢骚，简直扯淡。唉唉，身边琐事不必写，委屈牢骚不可写，天地未免过于狭窄，活不成了。但我这些不三不四的文章恐怕不入流，根本说不上滥不滥。

集中所收被我称作黄昏人语的文章共九十六篇，长短不一，都从我的计算机中调出，略加剪裁修饰而成。编集没有次序，既

不依写作先后，也不严格按照题材类别编排，多半短的在前，长的在后，有点像耗散结构论中的混沌无序；但中间一辑则集中了为书稿写的前言后记，末了殿之以我过去八本集子的序跋——这是应一些读者的建议放上去的，读者说那几本书无从买到，让我们看看序跋罢；可怜我也别无善法，只好照办：一则满足了读者的愿望，二则读者还可以看出这些年来我的心路历程。

请让我在这里对我引用过的著作、译作或文章的作者、译者、编者和出版者表示最深切的谢意，恕我不一一列出了。

人到黄昏，心仍未冷；来年还打算从我的计算机里调出另外一些短文，编成第十本集子，凑够“十恶不赦”之数。不过那些文字，也都是批评家所不喜欢的，但有什么法子呢？如今我仍信奉我的箴言：爱我所爱，无怨无悔。正所谓醉卧书林君莫笑；但愿我在书林中——如俗语所谓——“走完了人生的长途”。

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目 录

前 记.....	1
西蒙诺夫的“证言”.....	1
“是的,您英明.....”	5
“胆怯的知识分子”.....	7
斯大林的“批注”.....	8
英雄城的统计	10
《昨日的世界》	12
茨威格及其《昨日的世界》	14
卢那察尔斯基	18
宽松之后	20
你敢吗?我不敢!	22
一段难懂的文章	24
《露沙的路》	25
“再也不能这样干了”	26
《牛棚日记》	28
叶赛宁之死	30

自杀与谋杀	32
《杨遇夫的治学态度》	35
《贝多芬论》	37
令狐冲	38
红石竹花	40
“杀了我吧,如果你不是胆小鬼!”	42
刘叶秋	44
黑格尔的猫头鹰	46
《不是我,是风》	48
《杰茜》	50
《女杰书简》	52
《包身工》	53
重读《包身工》	54
聂鲁达的圣洁	55
灵与肉	56
美丽的对联	57
是梦? 不是梦?	58
祸兮? 福兮?	59
五官端正	60
十二男和一女	61
户户有书房	63
作文秘诀:简	65
孪生汉字	66

后,后,后.....	67
魂归离恨天	69
语言的灵物崇拜	71
一字值.....?	73
从“埋单”到“收银”	75
“封资修的大杂烩”	77
诗与散文——顺,信,雅?	79
霸	80
“工 程”	82
亲属观念	83
读了《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一文之后.....	85
直角三角形的定理	87
幽 灵	89
信息革命	90
不救亡者的悲哀	91
白屋骂娘	93
门	95
广告的困惑	96
口 号	97
己所欲,勿施于人.....	98
编文集的新思路	99
“恭喜发财!”	101
“说不得”.....	102
电脑比人聪明,还是人比电脑聪明?	104
符号的神秘力量.....	106

不能破译的密码·····	108
“死人胸”·····	110
孤 独·····	112
拍卖我自己·····	114
记许国璋教授·····	116
张元济和诸桥辙次·····	121
梁启超与共学社丛书·····	125
“第 一”·····	127
张元济“下海”·····	129
笑煞后人的小说分类·····	131
一份古老的书目·····	133
一份“选题计划”·····	136
老学究探监·····	138
“与虎谋皮”·····	140
敏感的力量·····	142
扮演一个促进角色·····	144
大国出小字典 小国出大字典·····	147
译事八诫·····	149
东京去来	
——答记者问·····	152
书 迷·····	156
图书馆和我·····	159
柴科夫斯基断想·····	162

梭斯达可维支断想.....	170
---------------	-----

《莫斯科日记》断想.....	179
----------------	-----

二合一:无题

——谷林《书边杂写》和施康强《都市的茶客》两书合序

.....	187
-------	-----

《语言·社会·文化》

——写在前面的几句话..... 191

我们的巴金,我们的语言

——《巴金和世界语》代序..... 196

《张元济蔡元培往来书札》跋.....	205
--------------------	-----

《巴尔扎克故事集》重印本前记.....	212
---------------------	-----

德雷仁,徐沫和共通语史

——《世界共通语史》中译本序言..... 215

语言的结晶体

——一部流产了的名言引语词典代序..... 220

《柏辽兹》译者前记.....	232
----------------	-----

《贝多芬:伟大的创造性年代》中译本前记	242
---------------------------	-----

[附]后记.....	245
------------	-----

《书林漫步》前记.....	249
---------------	-----

《书林漫步·续编》序.....	251
-----------------	-----

《海外游踪与随想》前记.....	254
------------------	-----

《人和书》前记.....	255
--------------	-----

《在语词的密林里》后记.....	257
------------------	-----

《记胡愈之》开篇·····	259
《书和人和我》前记·····	262
《不是回忆录的回忆录》前记·····	264

西蒙诺夫的“证言”

西蒙诺夫病重期间，从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三日 to 四月九日不到两个月内分二十三次口述，由别人记下来他的“证言”——关于斯大林的证言，关于战争的证言，关于战争前后苏维埃文化与社会生活的证言，一句话，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证言。所有这些记录，都未经作者自己修饰整理，因而是最真实的、最朴素的、最有说服力的文献材料。也许这部“遗言”比之这位大作家的所有作品：诗歌，小说，戏剧，散文，都更可贵；这里说“可贵”，并不否定作家其他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效应，而是说，这部被命名为《我这代人的见证》的回忆录（一种有别于一般叫做回忆录的东西），它的历史价值将传之久远。也许只有约翰·里德的那部现场实录《震撼世界的十日》可以比拟。

二月二十三日即最初一天，西蒙诺夫口述开始时说过如下一段话：

首先要说的是，我今天开始要写的这部书稿，我不打算全文发表，至少在可以想见的最近的将来是这样。我想把全部手稿交给国家档案部门保存，同时抱有一点希望，希望我这代人之一的这类个人见证和思考终

有一天会引起我们这个时代未来的历史学家一定的兴趣。至于这部手稿的某些部分，我现在并不排除将来我会愿意并且能够来得及亲眼看到它们发表。

可是来不及了。口述这些内容以后没几个月，西蒙诺夫就与世长辞。在最后一次口述，即四月九日那一次的结尾，他说：

看来我的书稿的第一部分到此应该告一段落了，然后再转到暂且取名《斯大林和战争》的那一部分，那里将试图把自己的感情和思想，以及和我谈及这个主题的其他许多人的感情和思想理出一个头绪来。

实际上这第二部分主要是西蒙诺夫同几个元帅就这个时代主题的谈话记录，包括战功显赫而又屡次得到不公平待遇的朱可夫在内。

西蒙诺夫于进行口述的那一年（一九七九）逝世，书稿是否按作者的意愿送给国家档案部门保存，我不知道；但全文则在成稿后九年，即一九八八年在苏联解体前夜公开出版。书名就用西蒙诺夫生前所说的：《我这代人的见证》，副标题为《关于斯大林的思考》。值得高兴的是，原书出版四年后，我们便有了中译本，中国的广大读者有机会读到这些珍贵的记录，可以进一步思索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曾经难以理解的问题。

虽说所谈论的主题是围绕斯大林进行的，但所论大大超过了预定的目标。它是西蒙诺夫在斯大林问题揭出后，经过二十三年的反思才得出的结果。既非即兴的回忆文字，亦非纯粹的抒发情怀，而是理智的叙述。有事实，有分析，有反思，还带有感情。不是人云亦云，不是个人偏见，而是客观的“研究”——请原谅我用“研究”这样的字眼，不过这“研究论文”出自有才华的大作家之

口,当然更加深刻,更加动人。

任何读者都可以在这部非凡的书中,找到他对这个时代——特别是以苏联为议论中心的时代精神——感到有兴趣有意义的东西。斯大林的喜与怒,斯大林对指挥战争从无知到精通,对敌情的估计错误:一时草木皆兵(大镇压,以至临战时由于几乎所有高级将领都被处决,师级干部只能由尉官担任),一时轻信敌人(完全不相信法西斯将要发动进攻苏联的情报)。有趣的是,关于朱可夫战争中的经历,同原书出版前后苏联花大钱拍的电影《莫斯科会战》的情节几乎一模一样。

西蒙诺夫曾是时代的宠儿,或者就某种意义说,他曾经是斯大林的宠儿;他曾六次获得斯大林文学奖(有一次据说是斯大林亲自提名的),又曾被斯大林指派去当文艺大军的“旗手”,与老作家法捷耶夫一起领导过作家协会——一九五六年斯大林问题揭出后,法捷耶夫经不住感情的折磨与理智的迷惑,很快就用自己的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然而西蒙诺夫活下来,他毕竟不愧“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经过整整二十三个年头的苦苦的反思,终于给后人(当然还有同时代人)留下了可信的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西蒙诺夫是一个诚实的作家,甚至可以说他通过他的遗言表达了俄罗斯人民的“良知”。他的作品本来就感人,他留下的这部口述记录不只有着感情的力量,而且有着逻辑的力量。

战争期间,西蒙诺夫的一首短歌,震撼了当时许许多多在前线的年青战士和他们在后方的亲人,男女老幼,全都被这歌声鼓舞起来。我这一代人全被这短歌感染了:《等着我吧》。青年战士出征了,他满怀信心地告诉亲人,等着我,等着我,我要回来的,

我一定回来的。充满着热爱，充满了希望，充满着慰藉，最重要的是，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二战结束，而我们大地却又烽烟四起，这时我才读到他在战争中写成，刻画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英雄们的小说《日日夜夜》——一个个普通人，普通战士，那种不知疲劳的无私奉献，那种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感动着每一个读者，当然也包括我。这部小说陪伴着我，度过多少个日日夜夜，让我带着必胜的信心等待着黎明。

黎明终于来到了。五十年代初期，作家西蒙诺夫访问了中国。然后一个高级机关号召我们这一代人学习先后来访的三个作家的某些文章，其中一个就是西蒙诺夫（另外两个是爱伦堡和法捷耶夫），西蒙诺夫在中国也走红了。六年或七年之后，人说，那边“修”了，多少作家都“修”了，西蒙诺夫也“修”了，他新写的小说《生者与死者》更是“修”了。人们再也不提《等着我吧》或者《日日夜夜》了，也许很不容易给它们戴上“修”的大帽子。不久，风云突变，我们这里“修”的人和事大大的有了，各级干部几乎都“修”了，何止文学家；满街走着的差不多都可称为修正主义分子了；更甚者在“修”字前面还加上“反革命”，一大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唉唉，没有时间去批判像西蒙诺夫这类“修”了的洋作家了。如是这般十年，然后又一次黎明：“等着我吧”，真的等到了黎明。

读着读着西蒙诺夫最后的一部书，最后的遗言，经过二十三年反思作出的遗言，浮想连翩，期望着我们这里也该出现这样的反思了，疯狂的岁月已经过去近二十年了呀。

“是的，您英明……”

朱可夫元帅有一次对作家西蒙诺夫透露了斯大林的有趣谈话，照西蒙诺夫的记录，谈话的内容是：

有一次我们谈话时，他（斯大林）半开玩笑地、比较随便地对在场的两个人说：“跟你们谈什么呢？不管跟你们谈什么，你们总是说，‘是的，斯大林同志’，‘当然，斯大林同志’，‘完全正确，斯大林同志’，‘您作了英明决定，斯大林同志’……只有朱可夫一个人有时同我争论……”

这段引文见于西蒙诺夫最后一部著作的第二部分。

这种现象不限于斯大林；也许也不从斯大林始，当然也不从斯大林终。这种有趣的却又恶心的现象，就是通常叫做“唯唯诺诺”的东西。

是人造了神。人既造了神，就认为神是万能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于是人就不能不对神无限崇拜，无限忠诚。在那颠倒黑白的十年间，我们不是习惯了什么“三忠于”“四无限”么？

斯大林说的真是“半开玩笑”，其实他也喜欢这种重复一遍

又一遍的“是的”，“对极了”，“完全正确”，“英明决定”这类语言，否则他就不是斯大林。

斯大林的党是在一个资本主义不发达而封建意识十分浓厚的俄罗斯产生的，而这个党在取得政权前又长期处在地下的秘密状态，自然而然滋生出将领袖当作神的原始社会意识，一点也不奇怪。读读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考茨基的《基督教的基础》，便可思过半。

当然，有句老话也是对的：有人抬轿，有人坐轿；正因为有人想坐轿，然后有人去抬轿；也正因为有人想抬轿，才引人想坐轿……再说下去，成了急口令。明白了吗？

至于那位敢同斯大林争论的朱可夫，战争时期很走红，但一打完仗，正所谓“飞鸟尽，良弓藏”，就被斯大林贬了官；之后厄运屡屡降到他头上，浮沉几回，郁郁以终。看来还是“您作了英明决定，斯大林同志”吃香。